

《叶甫盖尼·奥涅金》文化意象的汉译研究

梁珂欣 李文戈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作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国内外学者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 其译本迭出为我国读者跨时空解读这一名著提供了可能性。文化意象的汉译体现了译者的个人审美与文化背景的演变, 对不同译本意象传递的分析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剖析译者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变迁。

关键词: 《叶甫盖尼·奥涅金》; 文化意象; 汉译研究; 审美心理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诗歌是高度凝练的文学作品形式, 富有广博的文化内涵。意象是诗歌基本的构成元素, 是诗歌意旨的载体, 是诗人情感的依托, 是民族文化、历史积淀与社会生活的缩影。诗歌是意象的集合体, 对意象的把握与理解是品味诗歌内涵的关键。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诗歌语言活泼奔放、潇洒豪迈, 结构整齐、韵律严谨, 善用丰富的文化意象创造意境、描绘场景。

1 《叶甫盖尼·奥涅金》汉译语料选取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创作的长篇诗体小说, 也是一本反映时代特色与贵族生活的画册, 其中的文化意象内涵丰富, 极具时代色彩, 深刻反映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特色, 吸引着无数译者用不同的文字对其进行重新描绘。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 文化背景的转变, 译者与读者对于美的感知与文化的理解已经与普希金时代大不相同, 但正是由于这种距离, 增强了神秘感, 扩大了想象空间, 提高了理性认同。20世纪30年代, 随着对普希金作品的全面译介, 《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传入中国。自1942年由苏夫参考日译本编译的第一部中译本问世,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汉译本数量已有十余本。随着《叶甫盖尼·奥涅金》汉译本迭出, 译本质量的批评研究、诗体小说和意象汉译原则的研究一度成为热潮。长期以来, 对汉译本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怎么译”和“提高翻译质量”等问题。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叶甫盖尼”。本文在此不探讨译文的优劣, 仅从“为何这样译”“译者想要传递怎样的态度”“译者在进行意象处理时的心态与其所处文化背景如何”等角度来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文化意象汉译的多样性。依据翻译时间、风格差异和译本普及度这三大原则, 本文选取了查良铮(即穆旦)先生、冯春先生与智量先生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汉译本, 并对其译例进行对比分析, 力求窥视《叶甫盖尼·奥涅金》在我国文化环境中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映射以及不同译者对其文化意象的表达与再现。

2 翻译实践中的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是凝聚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一种符号, 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 能够引发联想、

引起共鸣。而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环境、神话传说、历史传统、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等的不同，文化意象也不尽相同，正如东西方对“龙”这一文化意象的界定一样。本民族熟悉的、能够引发联想的文化意象对于不熟悉该民族文化的人来说，审美感受很难达到一致。对文化意象的处理是理解作品主旨与美感的关键，而文化意象的汉译，很大程度上受社会背景、文化交流程度、译者审美与目标读者设定的影响。下面我们通过实例来进行分析：

1) Быть может, в **Лете** не потонет

Строфа, слагаемая мной;

本句中的 **Лета** 即为本文所研究的文化意象类型之一。**Лета** 一词来源于希腊神话 **Lethe** 之河，意为遗忘之河，将生者和死者隔开来，亡魂须饮此河之水以忘掉人间事。（Лотман 1983）诗中 **потонуть в Лете** 表示完全消失。此处的“消失”并不指死亡，而是指被所有人遗忘，从他人的记忆中抹去。古往今来，文人墨客都希望自己能青史留名，作品为后世敬仰，我们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也不例外，他借此抒发，希望自己的诗作不要流入 **Лета**。诗人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愿望，而借助 **Лета** 这一意象，赋予了读者以流动的想象，为本句增色不少。由此可见，文化意象相较于一般的语言符号，更加能够展现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某一文化意象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而该意象带给其他民族文化受众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感受却不尽相同。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入，在保有本民族特色的同时，这种审美感受也会一定程度上趋于包容与相似。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人死之后要过鬼门关，经黄泉路，在黄泉路和冥府之间，由忘川河划之为分界。汉语中的“忘川”也来自希腊神话 **Lethe** 之河（遗忘之河或称厉司河）。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推进，中国近现代出现了将东方西方神话融合的传统，例如凤凰和不死鸟的融合。

此处，对于 **Лета** 这一意象，三位译者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查译本将 **Лета** 译为“忘川”，与中国文化中已有的意象相对应，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更加直观、便于理解，更易引发共鸣。冯春选用了“厉司河”这一译称，而智量将其音译为“勒忒河”，相较于查译本，异国色彩更加浓重，为避免造成阅读困难，冯译本与智译本都为 **Лета** 做了注释。

由此可见三位译者对此类文化意象翻译的审美心理与审美选择。再取一例加以说明：

2) И **рогоносец** величавый,

Всегда довольный сам собой,

Своим обедом и женой.

рогоносец——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因受罚变成了一只鹿，他的妻子背叛了他。几个世纪以来，“鹿角”的形象一直是“通奸”的象征，现在用来指代“妻子出轨的男性”（参见《Малы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中的词条）。在中国，大家广泛使用“戴绿帽子”来隐晦地表达这层含义。按照文化意象的直观转化程度与情感冲击程度排序，查译本最为强烈将 **рогоносец величавый** 译为“戴绿帽的蠢驴”，直接将中俄文化意象对应起来，使读者一目了然，在文意理解上向译者迅速靠拢，同时将此人描述为“蠢驴”，对于妻子的背叛一无所知，自顾自地傲慢与得意，成功将讽刺与喜剧效果拉到最高点；冯译本相对温和，用“绿帽子”代人，也能让中国读者心领神会；智译本则最为含蓄，运用读者不熟悉的西方表达“长犄角的人”，暗指此人被妻子背叛，这种陌生感与神秘感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增进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三位译者的翻译准则各具特色，在其译本序言、后记及采访、人物传记中皆有体现。对于查良铮先生来说，置身于 1950 年代那种政治、文化和生活环境中，“普希金诗中的那种人情味，那种流放的命运和对自由的渴望，那种诗人与权贵的对立，也都暗合了他内心更深处东西。”（王家新 2009：5—14）查良铮先生讲求“大胆”而“忠实”。查译的最大特

色是力求保存诗的活泼生命和艺术审美价值，因而该译本富有诗意，语言流畅洗练，节奏和谐，音韵格律接近“奥涅金诗节”。“冯春先生的译介让中国的读者感受到了俄国那个时代的脉搏。文革十年，我国在外国文学的引进方面可谓是空白一片，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人对外国文学名著求知若渴，冯春先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意义远大的翻译历程。他不仅向中国读者推介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吴华荔，林木椿 2002：68—70）冯春的译本，语言朴素平实、通顺流畅，较好地表达了原著的思想情感；智量译本精雕细磨 20 余载，采用“奥涅金诗节”再现原作的音韵形式和音乐性。智量先生主张“画地为牢”，再现原诗格律，注重形神兼备，先求形式贴近，再求辞达而意雅。

译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会在其译文中留下鲜明烙印：

3) Подобный английскому сплину,

Короче: русская хандра

Им овладела понемногу

сплин 在《达里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Даля, 1863—1866）中的释义为“脾脏，忧郁的情绪，主要是由饱食引起的”。在 19 世纪初，人们认为无聊是一种贵族病。无聊的目光作为精致和高贵的标志，囊括在世俗行为守则中。只有挣扎着讨生活的平民，目光才会充满贪婪和不容掩饰的兴趣。一个精通一切的人，一个已经掌握了一切的饱足的人，一定会感到无聊，这就是 сплин 语义的起源。сплин 是英国贵族的疾病，由拜伦以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引入诗歌创作。

хандра 在《乌沙科夫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Ушакова, 1935—1940）中的释义为“情绪低落，沮丧，无望，无聊痛苦”。当饱足的负担落在了奥涅金身上，他所有不安分的行为都来自于无所事事和各方面的满足，而不是出于生存需求。在新旧思想交替之际，或许深受西欧进步文化思潮的影响，他开始患上俄国的“忧郁症”，什么事情都不能令他充满热情。与 сплин 不同，хандра 不是饱腹感。贵族饱受 сплин 之苦，而 хандра 深深地渗透到了整个俄罗斯人民的灵魂之中，获得了另一个更强大的名字：忧郁，折磨。

译文 1：它很像是英语所说的“脾火”

总之，是那俄国人的郁闷

多多少少地侵蚀了他（查良铮译）

译文 2：他像英国人那样消沉，

简单说，俄国人的忧郁病，

已经渐渐缠上他的身。（冯春译）

译文 3：这很像是英国的抑郁病症，

总之这种俄国式的忧郁症，

逐渐逐渐地控制了他。（智量译）

作为一名优秀的英美文学研究者，查良铮先生对英语十分精通，对英美文化及英文词汇内涵极具敏感度，此处采用了 сплин 病理名称——由饱食（外因）引起的抑郁情绪，直接道出了英国贵族忧郁的成因，与俄罗斯民族刻在灵魂中的（内因）“忧郁”特征区分开来，极具民族色彩，让人印象深刻，只是其用来描述俄国人的“郁闷”与现今我们常用的“忧郁”不同。冯译本与智译本也力求译文明晰，避免用词重复和语义雷同，但是对 сплин 的解读与查译本有些区别。

4) В любви считаюсь инвалидом,

Онегин слушал с важным видом,

Как, сердца исповедь любя,
Поэт высказывал себ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旧词汇的更迭变化、词义的扩大与缩小都在悄无声息的进行,一些词的义项逐渐退出日常生活,如此处的 *инвалид* 便属于这种情况。

在现代俄语中, *инвалид* 表示“由于身体、精神、知觉或精神上的障碍而在社会上生活能力受到限制的人”,即“残疾人”。而在普希金时代, *инвалид* 一词的含义则不同于现在,它代指经验丰富的战士、由于受伤和虚弱无法继续服役的军人,不一定有残疾。(参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галлициз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的词条)在这种情况下, *инвалид* 一词与 *ветеран* (退伍军人) 是同义词。查译本将其译为“奥涅金以情场伤员自居”,冯译本“奥涅金自以为是情场老手”,智译本“自认为是一个情场伤兵”。三位译者的译文都贴合此处 *инвалид* 的含义,只是对原文的理解不同、措辞不同,表达出的情感也相异。冯译本的讽刺意味更加强烈,将奥涅金流连花丛的骄傲与不羁,对情爱的不屑体现的淋漓尽致。而查译本与智译本则继承前文,着重刻画:奥涅金早已失去与女子暧昧的激情,对爱情的失望使他对他人的情感经历不敏感。对原文的感知方向不同,译者文字刻画的意象也大不相同。

日本翻译家河盛好藏曾断言:“没有误译的译文是根本不存在的”。进行翻译研究,应正视误译的客观存在。受时代背景与中俄文化交流局限性的制约,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译同源语内涵及主旨产生了偏差。

5) Как часто летнею порою,
Когда прозрачно и светло
Ночное небо над Невою
И вод веселое стекло
Не отражает лик Дианы.

此处的 *лик Дианы* 并非名叫“吉亚娜”的女子的面庞, *Диана* 是罗马的月亮女神,是月亮的象征。(Лотман 1983) 本句所表达的意思应为“水面上没有映出月亮的倒影”。联系上下文可知,时值圣彼得堡夏季的“白夜”,迷蒙的夜晚,透明的黄昏,无月的光芒,在这样的情境下,作者和我们的主人公奥涅金在涅瓦河畔畅谈。“白夜”,这是高纬度地区在夏天来临前的特有现象,白天的时间比黑夜长很多,甚至到了夏至日前后,太阳不完全落山,24 小时都是白天,因而河面上没有倒映出月影。在没有附注的情况下,三位译者都将该意象处理为“吉亚娜的面庞”,对于不了解俄罗斯文化的读者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6) Два раза в год они говели;
Любили круглые качели,
Подблюдны песни, хоровод;
В день Троицын, когда народ
Зевая слушает молебен,
Умильно на пучок зари
Они роняли слезки три;
Им квас как воздух был потребен,
И за столом у них гостям
Носили блюда по чинам.

该小节描绘了乡村地主庆祝节日的过程,其中两个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文化意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做出分析。

круглые качели——圆形秋千，是带有旋转轴的木质装置，形态上更像一个小型摩天轮，一般寻求刺激的人坐在秋千里，秋千底部由一两个硬汉负责转动车轴。（参见《Словарь языка Пушкина II》: 309）圆形秋千是以前贵族和地主用来玩乐的设施，现在已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中。квас（格瓦斯）最早起源于俄国，距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有资料记载，当时的俄罗斯贵族远赴他们神往的上流社会巴黎旅游居住时，竟因为当地没有格瓦斯而感到苦不堪言，甚至打道回府。此处诗人形容“他们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格瓦斯”，足见格瓦斯对于俄罗斯民族的重要性。

译文 1：每年有两次他们要吃素，
不但爱听少女的占命歌谣，
也喜欢秋千和土风圆舞。
在降灵节日，谢主的祈祷
听得人们个个打瞌睡；
他们却记着自己的义务，
在草束上洒下两滴泪。
像需要空气，他们需要乳酸。

译文 2：他们一年里要斋戒两次，
喜欢坐着旋转木马游戏，
喜欢环舞和圣诞节的占卜曲，
到了降灵节那一天，
当人们听着神父的祷告昏昏欲睡，
他们都令人感动地在草束上
洒下几滴悼念的眼泪。
他们需要格瓦斯像空气一样（冯春译）

译文 3：他们每年都要斋戒两遍；
他们爱坐旋转木马兜圈圈，
爱圆舞，爱听圣诞节占卜小调，
每到降灵节，一边听神父祈祷，
一边打着哈欠想睡觉，
每当这时，他俩也往草束上
洒几滴眼泪表示一下伤感；
格瓦斯对他们空气般不可缺少（智量译）

круглые качели 在冯译本与智译本中被译为“旋转木马”。“旋转木马”是游乐场机动游戏的一种，即旋转大平台上有装饰成木马且上下移动座位供游客乘坐。最早记录的旋转木马出现于拜占庭帝国时期。约 1860 年欧洲出现第一个以蒸汽推动的旋转木马，而其在中国的历史早已无法考证。冯智二人皆采用“旋转木马”来代替 круглые качели，一方面反映出在那个年代，旋转木马一物已被国人熟知，两位译者用相似的事物来对大多数读者不熟悉的文化意象进行处理，使其更加形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中俄民俗文化交流程度还不够深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俄文化交往还主要集中在官方层面，民间交流还不够深入，对于俄罗斯民俗文化的了解还不够全面，加之中苏冷战，使本来蓬勃的俄罗斯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渐渐萎靡，因而出现译者将“圆形秋千”译作“旋转木马”这一误译也在情理之中。

3 结语

以上对三位译者在《叶甫盖尼·奥涅金》汉译中的审美心理与意向表达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译者对于目标读者的设定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文化意象的汉译。三个译本各具特色，有

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个人风格。三位名家将普希金时代的贵族生活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为普希金诗歌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对普希金诗歌的汉译、诗歌文化意象的汉译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语料，有益于中俄文化的交流与借鉴。

参考文献

- [1]Бродский Н.Л.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Роман А.С. Пушкина[M]. Москва: УЧПЕДГИЗ, 1950.
- [2]Лотман Ю.М. Роман А. С. Пушкина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ителя [M]. Ленинград: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3.
- [3]戈宝权.《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谈普希金的名著的六种中文译本[J]. 中国翻译, 1990(4).
- [4]董 丹. 中国古典诗词俄译时的意象转换[D].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 [5]王家新. 穆旦: 翻译作为幸存[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版), 2009(6).
- [6]文记东. 1949—1966 年的中苏文化交流[D].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 2009.
- [7]吴华荔, 林木椿. 笔耕不辍, 传译诗魂——记普希金文学翻译家冯春先生[J]. 中国翻译, 2002(2).
- [8]周 蕾, 黄乙玲. 诗歌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与重构[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3).

A Study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in *Evgeny Onegin*

Liang Ke-xin Li Wen-g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As a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life”, *Evgeny Onegin* has been arousing the enthusiasm among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rs. Also, various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it have also enabled Chinese readers to interpret it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could demonstr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nslator's aesthetic valu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cultural images can provide a novel perspective to translation research, that is, changes of the translator's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words: *Evgeny Onegin*; cultural images; Chinese translation research; aesthetic psychology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文学作品汉译注释研究及平行语料库建设”(19YYD221)和哈工大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注释研究”(HIT.HSS.2018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梁珂欣(1998—),女,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李文戈(1966—),男,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语篇翻译学。

收稿日期: 2020-03-07

[责任编辑:信 娜]